

# 鄭州方言的韻母初探

朱曼妮

進修部共同科  
英文科講師

## 摘 要

本文以鄭州方言的韻母為研究中心，對應到北京話、閩南話與客家話，經由各個方言的比較，不僅能對鄭州方言韻母系統有更深入的瞭解，更希望能以李方桂所擬測的古音為基準，涵蓋所討論的幾個方言韻母演變。

## **A Preliminary Approach on The Zhen Dialect**

**Man-Ni Chu**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Lecturer

### Abstract

The author surveys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Zhen dialect, focusing on the vowel system. The Zhen's vowels are corresponded to the ones of Standard Mandarin Chinese, Southern Min and Hakka. On the basis of Li's Ancient Vowels 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is derived and phonetic explanation is provided.

## 壹、前言

鄭州市，是河南省的省會，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鄭州方言有聲母 22 個，基本韻母 42 個，單字調 4 個（清音未計算在內），鄭州方言裡的文白讀問題，本文將不予討論。

## 貳、鄭州方言的音韻系統

### 一、聲母系統

鄭州方言的聲母有 22 個，包括零聲母在內。

六個塞音(stops)

p	布比	p'	普盤
t	到燈	t'	太天
k	貴古	k'	葵口

六個擦音(fricatives)

f	飛符		
s	散旋		
ʃ	扇聲	ê	忍軟
ä	休歇		
x	化厚		

六個塞擦音(affricates)

ts	糟租	ts'	曹粗
tʃ	招蒸	tʃ'	潮昌
tä	經九	tä'	丘橋

兩個鼻音(nasals)

m		門麻
n		難女

一個流音(liquids)

l		蘭呂
---	--	----

一個零聲母

Q		言碗
---	--	----

## 二、韻母系統

鄭州方言有基本韻母 42 個，包括自成音節的 [ŋ]：

	資四	i	第一	u	故木	y	雨舉
	支直						
l	耳而						
a	爬大	ia	架夾	ua	花話		
o	婆摸			uo	過活	yo	卻約
H	河各						
G	色窄	iG	姐接	uG	國	yG	靴月
G	蛇社						
ai	蓋在			uai	怪帥		
ei	北妹			uei	桂委		
au	邀桃	iau	條橋				
ou	斗收	iou	流救				
an	膽竿	ian	間減	uan	短傳	yan	權卷
En	根神	in	緊鄰	uEn	魂尊	yn	均勻
aP	黨方	iaP	講娘	uaP	光望		
LP	更正	iP	營平	uLP	翁		
				uP	同送	yuP	瓊胸

## 三、聲調

鄭州方言有單字調四個（清音未計算在內）：

陰平	24	猜衣
陽平	42	才移
上聲	53	採椅
去聲	312	菜意

## 參、韻母特色

一、

鄭州方言在果合一、山合入聲、宕開入聲、江開二入聲，四個攝中，韻母有 o~uo 的變化，在聲母為唇音（幫滂並明）時，韻母是[o]，但在其他聲母之後的韻母，鄭州方言與北京話都是[uo]，如表一。

表一

	果合一	山合入聲	宕開入聲	江開二入聲
鄭州方言	婆 p' o	撥 p' o	博 po	剝 po
北京話	婆 p' w-	撥 p' w-	博 pw-	剝 pw-
鄭州方言	過 kuo	闊 k' uo	索 suo	捉 t'uo
北京話	過 kw-	闊 k' w-	索 sw-	捉 t'w-

以果合一的韻母為例，李方桂所擬測的韻母為 $\check{Q}$ [ua] (uo)，北京話很明顯地沒有變化，形成很整齊[uo] (w-)的對應，反觀鄭州方言，其他如舌根音[k]或舌尖音[s]，[t']的聲母，都保留中古音，只有雙唇聲母產生變化，[uo] 變成 [o]，如p' o，筆者相信應該是接近於p' <sup>w</sup>o的音，只是因為雙唇音與[uo] 的[u]都需運用到嘴唇，因為[p]與[u]兩個音太接近了，讓[u]的圓唇特徵，被雙唇聲母如[p]給吸收了，漸漸得就弱化變成了<sup>w</sup>，依此推論，雙唇聲母與果合一的韻母結合時，應該是記錄成p' <sup>w</sup>o，只是因語音上的便利，在記音時沒有記錄上去，可以簡寫成規則如下：

$$[uo] \rightarrow [o]([\sup{w}o]) / [\text{bilabial}] \text{_____}$$

再看看，鄭州方言與閩南語的對應，[o][uo]對應到[ue] [ue]，如表二，同樣的以李方桂果合一韻母的擬測 [ua] (o)來看，鄭州方言與閩南語的對應，可知閩南語跟鄭州方言，在果合一的韻母演變上，走向不同的路子去，鄭州方言，如同前面所討論的，是因為同樣用到嘴唇這個發音器官，為了便利起見，所以漸漸的原本的圓唇、高、後元音[u]，漸漸弱化成滑音，而閩南語，為了某些原因，不改變雙母音的前面那個母音，與聲母比較接近的那個母音，反而改變後面的那個母音，與聲母比較遠的母音，將中、後、圓唇的韻母[o]，變成中、前、不圓唇的[e]，改變了前後與圓唇與否的特徵，唯一保留的是高低，都是中母音，寫成規則如下：

$$[uo] \rightarrow [ue]$$

由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同樣是果合一中古音韻母[ua] (uo)，在鄭州方言裡因雙唇聲母的關係，而形成接近聲母的母音弱化，甚至於到了可以省略的地步，而閩南語則是發展成另一條路，反而是離聲母較遠的母音改變它的前後與圓唇與否的特徵，從而保留了兩個母音，各方言間的變化不同，兩個規則可以合併如下：

$$[ua](uo) \begin{cases} \rightarrow [o]([\sup{w}o]) / [\text{bilabial}] \text{_____} \text{ (鄭州方言)} \\ \rightarrow [ue] \text{ (閩南語)} \end{cases}$$

表二

	果合一
鄭州方言	菠 p' o
閩南語	菠 pue
鄭州方言	過 kuo
閩南語	過 kue

二、

鄭州方言在假開三、咸開三、山開三入聲，三個攝中，韻母有[ɣ]~[iɣ]的變化，在捲舌聲母之後為[ɣ]，而在其他聲母之後為[iɣ]，北京話則是在捲舌聲母之後為[H]，在其他聲母之後為[jɣ]，如表三。

表三

	假開三	咸開三	山開三入聲
鄭州方言	遮 t <sup>~</sup> ɣ	涉 <sup>~</sup> ɣ	折 t <sup>~</sup> ɣ
北京話	遮 t <sup>~</sup> H	涉 <sup>~</sup> H	折 t <sup>~</sup> H
鄭州方言	爹 tiɣ	接 tsiɣ	別 piɣ
北京話	爹 tjɣ	接 tsjɣ	別 pjɣ

先觀察鄭州方言內部的韻母變化，由生理語音的角度看來，在捲舌聲母之後，皆變成[ɣ]，而[ ]其實是很可以視為是捲舌音的延長(prolong)，原本就是會跟捲舌音一起出現的，若由此觀點看來，其實[ ]是可以省略的，鄭州方言可以視為是如同表四的對應關係，以假開三為例。

再觀察鄭州方言與客家話的韻母對應關係，鄭州方言除了捲舌聲母為[ɣ]外，其餘聲母之後皆為[iɣ]，客家話則是除了捲舌聲母為[ja]，與零聲母之後為[a]外，其餘聲母之後皆為[ja]，根據李方桂所擬測的韻母為[ja]，可以推論可能客家話的韻母改變不大，[ja]→[ja](ja)，而鄭州方言，則是變成了[iɣ]，這可以解釋成是為了縮短兩個母音間的距離，由原本是高元音[i]移到低元音[a]，改變成由高元音[i]移到中元音[ɣ]，由生理語音觀點來看，這是很合理的假設，可以寫成規則如下：

$$[ja] \rightarrow [iɣ]$$

回過頭來再看客家話，同樣的也是根據李方桂擬測的韻母為[ja]，原本的滑音[j]在捲舌聲母之後，受到前面聲母的影響，而有了[ ](鄭州方言音變)或者是整個消失的情形(客家話)，可以簡寫如下：

$$[ja] \rightarrow [a] / \left. \begin{array}{l} \text{[retroflex]} \\ \text{[-]} \end{array} \right\} \text{ (客家話)}$$

[iG] → [G]/ [retroflex] \_\_\_\_\_ (鄭州方言)

表四

	鄭州方言	客家話
借	tsiG	tsia
遮	t˘G	t˘a
夜	iG	a

再回過頭來檢視鄭州方言與北京話的對應，仍然是以假開三爲例，如表五，除了北京話在捲舌聲母之後的韻母爲[H]，其餘對應都很整齊[iG]，在北京話的捲舌聲母之後，因爲某些原因，由前、中、鬆、展唇的元音[G]，變成後、中、鬆、展唇的元音[H]，唯一改變的特徵是發音位置由前改變到後，簡寫如下：

[G] → [H] / [retroflex] \_\_\_\_\_

表五

	鄭州方言	北京話
借	tsiG	tsiG
遮	t˘G	t˘H
夜	iG	iG

至此，根據前面的推論，筆者簡單將這三種方言，由李方桂擬測的中古音[ja]爲出發點，因爲歷史環境的不同，各方言在假開三的韻母上，有了不同的表現：

客家話：[ja] → [a] / { [retroflex] } \_\_\_\_\_  
 [-]

→ [ia] / elsewhere

鄭州方言：[ja] → [iG] → [G] / [retroflex] \_\_\_\_\_

→ [iG] / elsewhere

北京話：[ja] → [iG] → [G] → [H] / [retroflex] \_\_\_\_\_

→ [iG] / elsewhere

由時間的觀點來看，客家話應該是最先停下來了的，大多保留中古音[ja]，鄭州方言跟北京話繼續演變，演變成[iG]也停下來了，但這三個方言所有的變化都是由捲舌音開始的，客家話先遺失滑音[j]，鄭州方言與北京話是改變成[iG]才遺失滑音，這時鄭州方言也停下來了，北京話則是繼續演變，又變成了[H]，成了今日三個方言韻母的表現狀態，由此可知，不僅在時間演變上，可以找出三種方言的同一脈絡，三種方言也很一致性地都是由捲舌聲母開始韻母的改變。簡言之，由擬測的[ja]變成[iG]，[G]再變成[H]，也就是[ia] → [iG] → [G] → [H]。

## 三、

鄭州方言在蟹合一、止合三兩個攝中，韻母都是[uei]，北京話則有 [ei]~[uei]的變化，如表六。

表六

	蟹合一	止合三
鄭州方言	雷 luei	累 luei
北京話	雷 lei	累 lei
鄭州方言	傀 k' uei	癸 k' uei
北京話	傀 k' uei	癸 k' uei

由此可知既然方言的對應很整齊，北京話反而有了變化，就更仔細地觀察兩個方言間的對應情形，以止合三為例，鄭州方言很一致地都是韻母為[uei]，而北京話有了[ei]與[uei]的差異，如表七，而[誰]與[睡]雖同為止合三，但分屬支與脂，李方桂所擬測的中古音分別為[jwe](jwie)與[jwi](wi)。

表七

	鄭州方言	北京話
誰	˘uei	˘ei
睡	˘uei	˘uei

先討論兩個方言韻母表現一致的止合三：支，李方桂擬測的古音為[jwe](jwie)，也許是因介音[j]後面跟了兩個母音，形成一個韻母，為了符合經濟原則，介音消失，也就是頭音消失(aphaeresis)的情形發生，剩下的兩個元音變成[ue]，但又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演變，又經歷了元音破裂(vowel breaking)，再變成[uei]，可以簡寫如下：

[jwe]→[ue] (aphaeresis)→[uei] (vowel breaking)

下面筆者將分開討論，兩個方言韻母表現不盡相同的屬止合三：脂。

## (一) 鄭州方言：

李方桂擬測的止合三：脂古音為[jwi](wi)，在鄭州方言裡，可能的解釋是在兩個高前、後元音間，[u]很難單純地過渡到[i]，很容易加插音在中間，鄭州方言為了某些原因選擇[e]，所以變成[uei]，簡寫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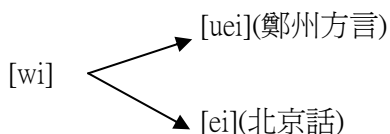
[wi]→[uei]

對鄭州方言的音韻結構而言，形成止合三：支與脂合流(merger)的情形，兩個都發[uei]的音。  
 (二) 北京話：

李方桂擬測的止合三：脂古音為[jwi](wi)，在北京話裡，可能的解釋是要讓[u]單純地跟[i]形成一個韻母，也是不容易，北京話採取不同的策略，直接將後高元音[u]變成跟前高元音[i]較接近的[e]，只是發音位置低了些，變成了前中元音，依舊是保留了後面的高元音，變成[ei]，相信是爲了同樣因爲不容易[ui]，所採取不同的演變途徑，可以簡寫如下：

[wi]→[ei]

綜合以上所述，止合三：脂的演變如下：



四、

鄭州方言在山合三中，韻母都是[yan]，北京話反而有[ian]~[yan]的變化，如表八。

表八

	山合三
鄭州方言	戀 lian
北京話	戀 lian
鄭州方言	倦 täyan
北京話	倦 täyan

由此可知既然方言的對應很整齊，北京話反而有了變化，就更仔細地觀察兩個方言間的對應情形，李方桂所擬測的山合三古音為 [jwan]，[j]原本是個前、高、展唇的介音，受到後面後、高、圓唇[w]的影響，因爲在準備發[j]的時候，嘴唇爲了能夠提早準備發後面圓唇[w]的音，所以變成[y]，這就是典型的期望同化 regressive assimilation(anticipatory coarticulation)，可簡寫成規則：

[jwan]→[yan]

對鄭州方言來說，所有山合三的字，都一體適用，但北京話則不這樣簡單，在大部份韻母爲[yan]的情況下，[yan]再變成[ian]，在前面聲母爲來[l]的情況下，也許是受前面聲母的影響，可簡寫成：



[jwan]→[yan] →[ian]/[ɿ] \_\_\_\_\_ (北京話來母)

五、

鄭州方言在山開三中，韻母都是[yan]，北京話都是[ian]，如表九。

表九

	鄭州方言	北京話
癡	syɑn	äian
鮮	syɑn	äian

### (一) 北京話

李方桂所擬測山開三的古音爲 [jian]，介音[j]的消失，跟前面止合三：支的原因很類似，介音[j]後面跟了兩個母音[ia]，形成一個韻母，爲了符合經濟原則，介音消失，也就是頭音消失(aphaeresis)的情形發生，變成 ian，可以簡寫如下：

[jian]→[ian]

而聲母[s]也因後面高元音[i]的關係，而顎化(palatalization)，形成現今的北京話，其規則如下：

[s]→[ä]/\_\_\_\_\_ [i]

### (二) 鄭州方言

同樣以李方桂擬測的山開三古音[jian]爲基準，同樣也是如同北京話變成[ian]，但爲什麼會在[s]前面演變成[yan]？目前可能的猜測是也許是受到前面聲母的影響，北京話聲母[s]會因後面高元音[i]的關係，而有顎化，鄭州方言也許走另外一條路子，聲母不受影響，反而是韻母受到聲母的影響，也就是 progressive assimilation (preservation coarticulation) 的關係，整個關係可以簡寫如下：

[jian]→[ian]→[yan]/[s] \_\_\_\_\_

對鄭州方言的音韻結構而言，形成山合三與聲母爲[s]的山開三合流(merger)的情形，兩個都發[yan]的音。

## 肆、結 論

本文是由李方桂所擬測的中古音出發，討論了鄭州方言在果合一，假開三，止合三：支，止合三：脂，山合三，山開三等攝的韻母表現，並將鄭州方言與北京話、客家話、閩南語做對應，找尋以擬測古音為基準，在各方言韻母間變化的痕跡，並試圖解釋彼此韻母間的變化關係。

## 參考書目

- 徐通鏘 1991 <<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丁聲樹 1984 <<漢語音韻講義>>，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翟時雨 1986 <<漢語方言語方言調查>>，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盧甲文 1992 <<鄭州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